

寻找吴云

陈向东 文/图

去年春,某天突然萌生寻找吴云老人的念头。发了个朋友圈,其时我这样写道:“这本老照片集,系我上个世纪80年代末在旧书摊偶得。花了多少钱,记不清了。照片集的主人叫吴云。吴云是谁?不知道。吴老若健在的话,今年已110岁以上了。吴老字写得真漂亮,80岁了,还是那么古朴雅拙,遒劲有力,还用了宣纸。谢谢你,吴老,为守护乡愁,留住安庆记忆,四处奔走。当然了,吴老也应该谢谢我。高山流水,知音难觅。第一,在那一堆废纸里发现了珍珠,第二,默默地替您守护了这么多年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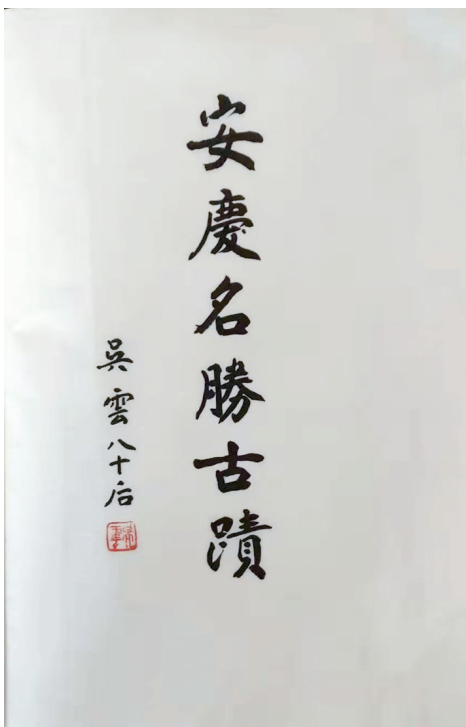
初夏,无意中见到安庆收藏家协会会长、懒悟艺术馆馆长张庆的《懒悟和陈独秀家人》一文,其中言及安庆文化老人唐大笠撰文记述安庆藏家吴云(字信友)曾于1947年将陈独秀继父陈昔凡的一幅未完画稿交懒悟补就之趣事。心中一愣:莫非彼吴云就是此吴云?

懒悟艺术馆从未进去过。主要是不懂,不懂不能装懂。加之这些年受伤太多了,总觉得和尚大师笔下扑面而来的流云、飞泉、苍松、寒梅、险壑,无不艰涩、清冷、悲怆,压得人喘不过气来。加之跟张庆先生不认识,可又找不到出路,硬着头皮,加了张先生微信。

翌日清晨,张先生回复了。面对我的困惑,张先生很随和、耐心。“我和吴云见过面,他是安庆菱湖公园职工,精于盆景,亦专养蜂,还能刻印,字我倒没见过。吴云有本书叫《吴云文存》,回头我找出来查对下。”张先生说。

我等不及,自己上网找,居然有安庆书法大家马东升题签的《吴云文存》。三天后,我见到了书。山高月晓,水落石出。彼吴云即是此吴云!

其一,书中第二部分名为《安庆风景名胜古迹》,和我藏的《图片集》名基本一致。其二,书中多处在一篇文章结尾处,有作者“吴云记于七十九岁”“吴云时年八十二岁”,和我藏《图片集》封面“吴云八十后”风格一致。老人如此写,让人心酸。有一种时不再来,要争分夺秒的感觉。其三,通读全书后,我见到书中多处吴云相关图片说明字体笔迹,和《图片集》中字体笔迹一致,更重要的是,吴云自己镌刻的40枚印章中有一枚和《图片集》封



吴云遗作

面铃印完全相同。

吴云生于1912年10月3日,卒于1998年5月13日,享年87岁。安庆人,书香世家。解放前从事土地测绘、工程技术、养蜂。1956年将自家养蜂厂交给菱湖公园,任场长,后在市园林管理处从事园林规划和管理。1973年退休。但其退而不休,尤其是改革开放后,才华显露,不仅是养蜂业的前辈,而且对园林绿化、古典建筑、文化史学、金石诗词,无不博览精研,是难得一见的全才。

吴老擅造园,善盆景,会插花,明袁宏道《瓶史》即由吴老注释。吴老在古建筑修缮上造诣亦深。1980年代初,安庆迎江寺总体修复总设计和总施工即是吴老。他先后任安庆市第五、六、七届政协委员。

书载,吴老和安庆文化名人陈昔凡、懒悟、徐建

生、潘强斋、韦远柏、皖峰、唐大笠、金杏村、马东升、白启寰过从甚密,友情深厚。更值一提的是,吴老和陈独秀侄儿陈永年(陈延年,陈乔年堂兄)先是邻居,后为连襟。吴老见证了陈独秀家族的兴盛和苦难。

书又载,吴老一生历经磨难,安贫守拙。一方面,嗜爱古玩字画,另一方面,却又将自家11种16件祖传清代文物无偿捐献给迎江寺。吴老一生最闪亮的时刻,是冒险完整保护现存于安庆菱湖公园《邓石如碑馆》的10块碑刻。

对此,唐大笠在《寻碑记》中曾有记述:“1960年的一天,吴云经过原址在近圣街的石如碑亭,碑亭已成了猪圈,吴目瞪口呆,十分难过。光感叹于事无补,要抢救文物。于是吴带领8名壮士和8部板车,一气将全部石碑拉到菱湖公园深藏保存。”

《吴云文存》出版于吴云故世后,编者陈长青,合肥某职业技术学院教授。吴云膝下无子。陈长青自幼跟吴云生活。我几经辗转,得知陈长青也去世了,后来与陈长青教授的儿子取得联系。

“为吴云的事找我们呀?”

“嗯。”

“你爸不在了?”我问。

“爸爸过世多年了,妈妈身体也不好。”

“跟我讲讲吴老好吗?”

“我和老人不熟,我小时候是在合肥长大的。不过吴老夫妇的墓地在安庆公墓,是我迁过去的。我每年清明去扫墓。”

“你见过吴老的手稿吗?”

“没见过。”对方语气不紧不慢。

“吴老是收藏大家,总留点宝物给你们了吧?那太平军用来砍马肉的黄花梨大方桌还在吧?”

“不清楚。”

“那就最后问一个私人问题,当年吴老把16件文物捐给了安庆迎江寺,当时你爸怎么看?现在你怎么看?”

对方笑了。语气还是淡淡的。“我们陈家当年多少东西都散掉了,这点东西算啥?再说,最终都要散掉。”

“你姓陈,我也姓陈。我们这个陈据说和陈独秀先生一样,属义门陈。江西德安过来的,你是吗?”

“是的,义门陈。”

一点都不接地气,过节都要去辟谷,这是要不食人间烟火了呀!”

就像“清教徒”对于神圣戒律的践行,在我爷爷那一辈,努力勤奋是想当然的工作伦理和道德标准;在我的父母辈,更加注重专业性,最好“有一门手艺”;而我们这一代,不约而同地会视工作带来的物质回报作为必要标准;而在新新人类宁宁眼里,“实现财务自由”也已经不是工作的终极追求了。她眼里最高级的工作模板,是她那个从事游戏设计师的男朋友,也只有他敢说自己不是工作的奴隶,对他而言,完全抹去了工作和兴趣、爱好、娱乐之间的界限,工作本身就是令人愉悦的娱乐,他一头扎进工作,是因为其提供的强烈感官享受和令人兴奋的体验。连他的吐槽都听上去那么凡尔赛:“没有固定的工作时间,别说996,简直就是7×24小时的专注于各种的挑战……”

在消费时代,正如齐格蒙特·鲍曼所言,消费美学取代了工作伦理的统治地位。评判世间万物的标准是激发人们的感受和体验能力——唤起欲望的能力,就连工作的价值也取决于产生愉悦体验的能力。在工作层级的新型鄙视链中,上班能够摸鱼划水已经不再时尚,以最小化工作时间以腾出更多的休闲时间也没什么值得骄傲的,比起所有那些为了生计获取报酬的职业,年轻人眼里的理想工作,是那些引人入胜的、有着其精致的美学内涵和真正的艺术体验的、有趣的工作。套用新裤子乐队的那句歌词“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”,新型的工作鄙视链可以一言蔽之:“不开心的工作没有价值。”

新型工作鄙视链

肖遥

在跨年的亲戚聚会上,大家聊起近期的喜剧综艺里的一个故事,讲的是戏剧学院毕业的学生,在密室逃脱里扮鬼,他的老师来玩,认出了他就是自己最有才华的学生,老师没有嘲笑他,而是职业病发作,给学生指导该怎样演出来一个别具一格的鬼,一个鬼世界里最出类拔萃的鬼,学生一边应付着老师,一边尴尬得恨不得用脚趾抠出个两室一厅。

我表哥点评说,如今的工作,已经不仅仅是“研究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”的行业差异了,即便在同一领域,也会分头部和腰部,头部得到的巨大资源、关注和流量,那是腰部努力勤勉一辈子也不能够抵达的。

表哥在一个行

政事业单位,因前一段听我妈抱怨过我外甥女宁宁考公的事,所以顺口问“宁宁在哪上班?”,我妈自豪地说宁宁在某药品研究所工作,表哥脱口而出:“那不就是我们机关下属的一个部门吗?”听说自己那个博士毕业的外孙女竟然跟表哥一个单位,我妈的表情就像被猛抽了一耳光,毫不掩饰她的震惊,搞得表哥哭笑不得:“大姑你好歹装一下哈!”

我妈一直对研究所和大学这样的专业机构情有独钟——同事都有良好的品味、足够的修养、独到的眼光,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,用我妈的话说我表哥“事业单位的人没有事业心,工作单调、重复、繁琐、一眼看到退休,成天就是斗心眼子琢磨人。”

我妈好奇地打听我表姐过节干啥。表姐是一家文娱公司老板,平时只能通过“霸道总裁爱上我”的玛丽苏小说和肥皂剧来揣测她的生活。表姐这些年为了发展事业,解散了家庭,退出了亲戚群,朋友也大多割席了。表哥说姐姐最近也给自己放假,准备去辟谷,已经报了一个网络课程……我妈大惊失色,感慨说幸亏没让宁宁去跟我表姐干,虽然她有成就有声望,可她魔挡杀魔,放弃了一切阻碍她成就的东西。可不敢让宁宁跟她学。“活得

